

紀念永惺長老圓寂十周年

明律忘身 一代宗師

——紀念永惺長老圓寂十周年



▲永惺長老在上海玉佛寺隨緣開示。

香江流水，日月不居。今年是天台宗第四十五代教觀總持、香港佛教僧伽重要領袖、西方寺開山方丈永惺長老圓寂十周年。香江潮水十年往復，芙蓉山木十度枯榮。但西方寺晨鐘暮鼓悠長的餘韻在山間回響時，彷彿在訴說：澎湃潮聲裏有永惺長老無量的誓願，斑斕年輪中有永惺長老不滅的足跡。那位端坐輪椅、眉凝霜雪、面龐飽滿、目含悲智的長者，其實從未走遠，他以一生修行，完成了對生命本質、佛法真諦、世間大義的終極叩問與踐行，留下了穿越時空的無盡回響。 文：史利偉



▲慈悲莊嚴的永惺長老。

從東北到香江：無常之中覓真常

1926年，永惺長老生於遼寧喀左。那是個怎樣的年代？軍閥混戰的硝煙還未散盡，日寇的鐵蹄已踏破山海關。他十二歲依常修法師出家時，中國大地正逢時局最為艱難的時期，土匪橫行、日寇入侵、偽滿統治，再加上天災不斷、疾疫流行，一時間風聲鶴唳、滿目瘡痍。彼時的佛教，亦深陷衰微，流於形式、困於塵俗，正如長老後來悵然追憶：「趕經儀、做道場、超生度死，幾乎成了僧侶們全部的宗教生活。」佛法的究竟義理被遮蔽，眾生於苦難中沉淪，卻不知解脫生死、超越無常的根本路徑。少年永惺於亂世塵埃中求索，恰似暗夜孤行，手擎一盞搖搖欲墜的燈火，這盞燈，既是他向道的初心，更是他對生命終極意義的追尋。

1942年，長春般若寺傳戒。按規定，戒子須滿二十歲，十七歲的永惺志願前往。監院問：「為何求戒？」他答：「為生死大事。」老和尚注視這個面容尚稚、目光卻堅定的少年，破例收錄。這盞在寒夜裏飄搖的心燈，自此有了正法的滋養，得以續燃不息，踏上了以智慧照破生死無明的修行之路。

隨後數年，他輾轉哈爾濱觀音寺佛學院、青島湛山寺佛學院，在倏忽、定西長老座下研習三載。1945年夏，觀音寺遭水災，他被迫回鄉，途中染上致命傳染病。更殘酷的考驗接踵而至：一個深夜，劫匪闖宅，槍聲響起，母親倒在血泊中；未及一月，恩師常修法師亦遭槍擊，一期舍報。慈母、恩師，生命中最重的兩座山相繼崩塌。那個蕭瑟秋夜，年輕的沙彌長跪荒塚，以血肉之軀，徹骨體味「世間無常，浮生多苦」。可他未曾沉淪，未曾熄滅，反而在灰燼之上，重添薪火：「既已出家，便只管向前走去。」



▲永惺長老在青島湛山寺跟隨倏虛長老修學。

1948年，戰火南延。二十二歲的永惺隨人流南下，渡海至香港。站在維多利亞港邊，他身無長物，唯有一卷行囊、一顆初心。華南學佛院的木魚聲響起時，這盞從北國飄揚而至的孤燈，終於在南海之濱找到了安放的燈台。他從此扎根香江，以自身修行印證：真正の本心，不隨境轉、不隨物移，縱使身處異鄉、歷經磨難，亦能在無常世事中，守住真常、安住本心。

從東林到西方：以入世之行煉出世之心

1951年，荃灣芙蓉山。定西長老抬手指向半山一片荒蕪：「此處可建道場。」二十五歲的永惺，領着幾位志同道合的同修，開啟了最樸素也最艱難的修行：挖泥挑土，開山辟路。

「開始修建時，我們可用的只有兩千元。」多年後長老回憶，語氣平緩。他們親手夯土壘石，數月辛勞，東林念佛堂初具雛形。誰知一場山洪，佛堂「被沖刷得支離破碎」。錢用光了，房子倒了，心血付諸東流。生活更窘迫：他操著濃重東北口音，在粵語世界寸步難行；領到的救濟飯，菜只有牛肉，出家人不能食，只得要些白飯，回來拌豆腐乳下咽。

有人問：「不覺得苦嗎？」他答：「人生在世，每個人都要奔波勞碌。出家人以弘法為家務，利生為事業，更要忍苦耐勞。」這話說得樸實，卻是他用一生踐行的誓言。

東林念佛堂一住十八年。十八年間，晨鐘暮鼓，領眾熏修，風雨不輟，硬是將一片荒坡野嶺，耕耘成莊嚴清淨的淨土道場。1964年，因緣成熟，他於銅鑼灣創立菩提學會。而後，目光投向荃灣三疊潭：那片依山傍水的土地，是建寺安僧、廣度眾生的絕佳之地。

籌建西方寺時，香港經濟尚未起飛。建材昂貴，他們搜羅舊木料、廢



▲重建後的西方寺清淨莊嚴。



▲永惺長老（左）與本煥長老（右）相談甚歡。

鋼鐵，一塊磚一片瓦地積累。他親自督工，僧衣常沾泥漿。有次暴雨突至，工棚漏雨，他想起剛請的經書，第一個冒雨沖進去，用身體護住經箱。弟子趕來，見他渾身濕透，卻笑着說：「經在，法就在。」

七十年代，西方寺終於矗立在山間。這不是富麗堂皇的宮殿，而是一座用舊木廢鐵、血汗願力築起的燈塔。開光當日，長老撫摩大殿樑柱，良久方道：「我造廟最大的希望就是莊嚴。《彌陀經》描述的極樂世界，黃金鋪地，七寶池開。我們條件有限，但心要盡到。」

他說的「莊嚴」，不僅僅是雕樑畫棟，更重要的在道風。西方寺每月舉辦佛七，四眾雲集，多時達七八百人。曾有居士問：「這麼多人，住得下嗎？」長老笑答：「大家來這裏，感到舒暢、平等，就是最好的住處。」

教演天台，行歸淨土：圓融無礙的佛法修行

長老接法於倏虛大師，為天台宗第四十五代教觀總持。但他弘法，從不囿於宗派門戶。他常說：「末法時代，眾生根器淺，淨土法門三根普被、利鈍全收，最為契機。」

這理念源自師承。諦閑大師早倡「教演天台，行歸淨土」，倏虛大師更將萬法融歸一句佛號。他深得精髓，在開示中比喻：「其他法門如中藥，需對症下藥，辯證施治；淨土法門如阿伽陀藥，萬病總治。」又說：「念佛一聲，就和佛相應一次。如清珠投於濁水，濁水不得不清；佛號投於亂心，亂心不得不佛。」

但他絕非簡單主張「念佛就好」。作為天台傳人，他注重教理根基。在菩提佛學院，他親自講授《法華經》《華嚴經》《彌陀要解》。有學僧問：「既歸淨土，何須學天台教觀？」長老正色道：「無教之行為盲行，無行之教為空談。明白『一念三千』『三諦圓融』，念佛時才能念所念皆是實相。」

這種圓融，體現在他一切行事中。1986年《菩提》月刊創刊，一辦就是三十年，從香港發行到東南亞、歐美。發刊詞是他親筆所寫：佛教需要文字般若，就像鳥兒需要兩翅。他要求「深入淺出，讓識字的老婆婆也能懂」。雜誌連載《阿彌陀經白話解》，每期附念佛心得。有讀者寫信：「在加拿大的雪夜讀到《菩提》，如見故鄉明月，心安無比。」長老讀信，平靜的面容上，笑意緩緩漾開，久久不散。又有居士來信：「讀貴刊方知，念佛不是等死，而是活着往生。」長老閱畢，欣然批註：此是正見。

他更將淨土拓展至人間。1999年菩提學會護理安老院落成，他提出：「要讓老人念佛安心，養老舒心。」院裏設佛堂，但不強求所有老人信佛。有其他宗教背景的老人入住，員工請示如何處理。長老說：「我們敬老，是敬他為人，敬他年老。他信什麼，我們尊重。」後來那位老人主動參加念佛共修，說：「這裏的念佛聲讓人心安。」

從山林到紅塵：佛法世間覺的生命大義

「佛法在世間，不離世間覺。」永惺長老一生，是這句偈語的最佳註腳。

他親歷戰亂，目睹民間疾苦，深知佛教若只駐守山林，必失生命力。早在八十年代，他就明確提出：「佛教寺院，是人生的加油站，是充實心靈的寶庫，是學聖學賢的學校……佛教對社會的貢獻是偉大而圓滿的。」

這份「圓滿」，體現在具體行動中。香港地狹人稠，養老成為社會難題。1999年首間護理安老院落成後，他奔走呼籲，又陸續開辦多所。有次探訪，見一位失智老人不肯吃飯，護工無奈。長老走過去，蹲下身，接過飯碗，舀一勺飯，輕輕吹涼，像哄孩子般說：「吃一口，就一口。」老人呆呆看着他，竟張開了嘴。事後護工說：「那位老人從不讓人餓。」長老只道：「把他當成自己的老父親，你就知道怎麼做了。」

教育是他另一牽掛。他常說：「國家要興盛，一定要先搞好教育。」在香港，他創辦真理英文中學；在內地，他資助貴州、安徽、東北等地十餘所希望小學。2004年，他派弟子赴貴州山區考察。弟子回報：有個村子，孩子們每天走四小時山路上學。長老沉默良久，說：「建。」學校落成時，他親自題名「菩提希望小學」，並囑咐：「不要刻我的名字。要刻，就刻『知識改變命運』。」

他的慈悲超越宗教。2008年汶川地震，西方寺連夜募集善款。有弟子建議：「可否以佛教名義捐贈，擴大影響？」長老搖頭：「救災如救火，講什麼名義？」最終捐款以「香港同胞」名義寄出。他說：「佛教徒首先是中國人，其次才是佛弟子。」

這種「人間佛教」不是口號，是融入血液的自覺。2011年他八十六歲壽辰，數百人為他暖壽。席間他當眾發願：「西方寺後山有塊空地，我想建一尊室外大佛，為世界消災增福。」他提高聲音：「有心就有福，有願就有力！只要緣深，不怕緣遲；只要路正，不怕路遙！」全場掌聲雷動，許多人熱淚盈眶。

薪火相傳：作育僧才傳承佛法慧命

西方寺現任方丈寬運法師說：「老和尚的心願是——培養人才、培養人才、再培養人才。」

他親歷佛教人才斷層之苦。早年香港僧才稀缺，偌大都市，出家眾不過二百。他憂心忡忡：「人能弘道，非道弘人。沒有合格的接班人，佛法誰來傳？」



▲弘法事務寬運法師（左）常向永惺長老請益。

為此，他傾注半生心血：創辦菩提佛學院，接引青年學佛；與洗塵法師合辦能仁書院，融通世學與佛學；在遼寧海城興辦三學寺尼眾佛學院，為東北尼眾開辟修學道場。與遼寧大學合辦「永惺佛學研究中心」，開東北高校佛學研究先河。2010年7月26日，遼寧大學永惺佛學研究中心研學苑揭牌儀式在佑順寺舉行，他勉勵學子：「要做學問，更要做實修。佛學不是知識，是改變生命的力量。」

寬運法師是他的衣鉢傳人。長老晚年，許多事務交由他處理，但重大決策必親自過問。有次寬運法師為寺院擴建奔波數月，疲憊不堪。長老召他至丈室，遞過一杯茶，緩緩道：「三十多年前，我建東林念佛堂，山洪沖垮了佛堂。我坐在廢墟上，想起佛陀當年托鉢，也曾空鉢而返。但你看，現在不是有了西方寺？」他頓了頓，目光深遠：「弘法路上，不要怕難，不要怕慢。只要方向對，一步一步走，總能走到。」

這「一步一步走」的精神，感染無數人。西方寺每月佛七，常有年輕面孔加入。有大學生覺得念佛枯燥，長老開示：「你們讀書，要專心才能記住；念佛，專心才能淨心。心淨了，智慧就開了。」後來這位學生成為大學佛學會骨幹，他說：「長老的話，讓我明白修行不是逃避，是更好地面對。」

最後的叮嚀：將此深心奉塵刹

2016年春，長老身體日益衰弱，四眾弟子一致要求長老住院治療。長老拗不過，住進醫院，但他坦率地告訴弟子：「我時間不多了。佛陀入滅，尚且示現無常。我91歲了，該走了，不要再為救治我多花費了。我的財物來自十方供養，全部注入慈善基金，留作辦佛學院，培養人才。」

有弟子泣不成聲。長老微笑開示：多念佛！念佛法門有兩種功能：一是了生死，「此念佛法門，但能起深信之心，切願求生，實在念去，即不參與，不觀想，亦得往生。」二是明心見性，「明心的方法中，念佛最為殊勝；因為念佛一聲，就和佛相應一次」……

2016年5月6日上午八時零三分，長老留下一紙《告弟子書》，安詳示寂。世壽九十一，僧臘七十八，戒臘七十三夏。

消息傳出，四眾哀慟。挽聯如雪，其中一副恰是他一生寫照：

教演天台，法雨頻施，香江有幸沾甘露；行歸淨土，慈航普渡，濁世何人作導師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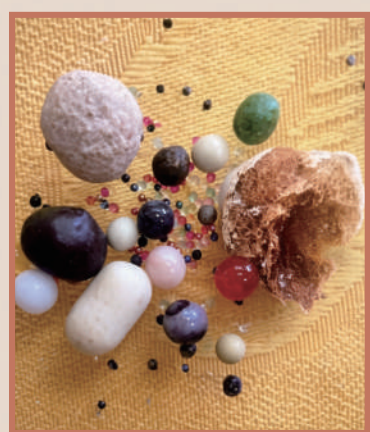
長老法體前往大嶼山茶毘當天，大地含悲，天雨如注，大眾數以萬計冒雨恭送長老最後一程，更有四眾弟子雨中長跪不起，慟別這位慈悲長者、生命導師、人間菩薩、一代宗師……



▲海內外信眾冒雨恭送永惺長老最後一程。

十年後的今天，重讀長老遺教，字字鏗鏘、句句悲憫：「故凡我弟子，均應以戒為師，真為生死，發菩提心，以菩薩行為己任，以弘法利生、利樂有情為職志；念念上求佛道，心心下化眾生，聞佛道長遠，不生退怯之心；見眾難度，不生厭倦之想。」那句「唯願『將此深心奉塵刹』，以期報佛恩、國土恩、父母師長恩、眾生恩於萬一」猶在耳邊。他確實做到了——從東北到香江，從東林到西方，從黛眉到白眉，七十八載僧涯，每一步都在踐行這深心。這位「教演天台，行歸淨土」的一代宗師，用一生證明：最樸實的修行，是「老實真幹」；最偉大的慈悲，是「念念為眾生」。他不談玄妙，只說「念佛」；不好高騖遠，只「一步一腳印」；不求自己安樂，只願「眾生離苦」。

「虛空有盡，我願無盡」，長老是法界明燈，是眾生心燈，這盞燈將永遠照亮世間修行者的路，啟迪眾生領悟生命真諦、踐行慈悲大道，引領眾生實現西方寺山門匾額上的四個大字：同登彼岸。



▲永惺長老茶毘後示現多彩舍利。